



## 制片人谈《今生有你》“独特的坚持”

# 钟汉良用原声 李小冉不磨皮

晨报记者 曾索狄



徐佳宁

由钟汉良和李小冉联袂主演的电视剧《今生有你》自登陆央视八套和优酷以来,引发大量讨论——对大部分观众而言,这对金牌搭档在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后再度联手,情感浓度胜过当年。无论是播出首日起连续破1的稳定高收视,还是持续稳居优酷站内播放前列,强劲的收视和播放表现,足以证明该剧的成功。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制片人徐佳宁对如今的反响十分感慨,更详细解密了作品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——原来,早在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播出时,他就锁定了“匪我思存+钟汉良+李小冉”黄金三角的再次合作。

### 十年,当作给大家的沉淀

2012年,钟汉良、李小冉演绎由匪我思存原著小说改编的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,令人肝肠寸断的虐恋吸引了无数观众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,徐佳宁开始筹划下一次的合作。他早早地打通了匪我思存的电话,敲定了“匪我思存+钟汉良+李小冉”黄金三角的再一次合作。只是,这一次徐佳宁有了要求,“我们不做民国戏,做一个现实题材的”。几个月后,匪我思存给了徐佳宁一部两万字小说,尽管仅有开头,但徐佳宁一下子被迷住了,“我直接跟匪我说,咱们签约吧,买了,我要做。”

没想到,等到小说《爱你是最好的时光》出版,读完全文的徐佳宁发现其实改编难度很大,“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容易改的东西”。但既然决定要做,他还是咬牙签约拿下了版权,并开始了漫长的改编过程,“从小说到剧本,我请过三轮编剧,手里有三套完整的剧本,前两套都是写出来就放在那儿了。”

剧本三易其稿,前后的辛苦,徐佳宁觉得不后悔,他把这十年当作给大家的沉淀,“你看他们(钟汉良和李小冉)的演绎,有了沉淀后才能激起这么多水花。”他形容自己因为太喜欢匪我思存的小说,改编过程中“不敢动刀子”“不敢下手”,“匪大的每一部作品都很难改,犹豫反复过很多次,最后还是决定在这个小说的基础上改,不然改太多了,这个剧就不好看了。”

不仅改编难,十年间,影视剧市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徐佳宁带着《今生有你》的故事走访了各家平台,但都被拒绝过。“他们都觉得这样的故事过气了,没人看。”直到遇见了总制片人敦淇,《今生有你》才得以在优酷上与观众见面。“想要

做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,其实是挺难的,但你得坚持你的独特。”

当然,徐佳宁丝毫不担心《今生有你》无法打动观众。在他心里,不管多少年后,优质的内容都能给观众强烈的共鸣。“我们看历史剧、战争剧,只要里面的人物是成功的,都能感动到我们,都能跟当下的观众产生共鸣。所以说,内容好了,东西不会太烂。”

### 从容,“好的剧一定要极致”

在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中,钟汉良和李小冉的吻戏缠绵悱恻,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。而在《今生有你》开播前,很多观众也传递了对这些情节的期待。

不过,站在制片人的角度,吻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化学反应,不应该为了拍而拍,“我知道当年的吻戏很经典,但中年人的吻戏拍不好,看着会很油腻,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情感有没有达到那个浓度,两个人的纠结能不能达到观众的期待。”徐佳宁直言很欣赏导演刘俊杰现在的处理,“我觉得导演处理得很高级,因为情绪浓度足够。假如我们是为了用吻戏博个噱头,那就太低级了。”

除了缠绵的戏份,匪我思存的小说往往情感激烈,节奏缓慢。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悬浮感,徐佳宁和导演刘俊杰都认可,要用温暖的手法讲述“一个残酷故事”,“它不是悬浮狗血剧,而是接地气的都市情感剧。”至于剧情中人物情绪极致可能引发的争议,徐佳宁也从容看待,“一个好的剧一定要极致,一定要激烈,如果给观众看平淡无奇的生活,还不如就老老实实地去看一个社会新闻。”

徐佳宁回忆说,最初很多观众是带着当年偶像剧的滤镜在看《今生有你》,所以会质疑为何剧中男女主角不再有精致的形象,甚至“不帅了”“不美了”。但这恰恰是主创团队的坚持——为了剧集的真实感,

宁愿做减法,名牌衣服、煽情配乐等等自动拿掉。更有趣的是,后期公司曾经在片花里自作主张给李小冉的镜头作磨皮处理,连累徐佳宁还被李小冉骂了一顿,“她三令五申,坚决不准去磨皮。”

此外,安排钟汉良以港普原声表演的做法,也让很多观众意外。徐佳宁说,这是自己和钟汉良共同坚持的想法,钟汉良也想让观众看到自己的成长,“他每一次的情绪转折、每一次的激烈爆发,如果配音演员去配,效果会削弱很多。”徐佳宁笑着说,在这个问题上,李小冉的态度更激烈,“小冉一再说不管谁让你给钟汉良配音,你都不能答应,她和钟汉良对戏,她知道那些原声对情绪传达的价值。”

多年后再度牵手,钟汉良和李小冉的表演让剧迷感动又欣慰,但两位演员都曾表示,这可能是他们拍摄的最后一部情感剧。对此,被外界调侃为“头号CP粉”的徐佳宁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觉得两人是在一种和自己的年龄感和谐共处的状态,如果有机会,他还希望继续和他们合作,“等他们两个60岁的时候,我们还可以做一个《廊桥遗梦》吧。”

## 《自然的力量:万物生灵》的美与灵

韩松落

汤加海底火山爆发,地质学专家给出了几种可能。其中一些可能比较悲观,但不管悲观预言是否坐实,气候和地质状况,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,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在这种状况下,看到纪录片《自然的力量:大地生灵》,也算是一种慰藉。

《自然的力量:大地生灵》是《自然的力量》系列的第二季,由央视纪录片频道出品,李文举导演,诗人西川担任解说,脚本则来自业内专家,一共六集,每集大约五十分钟。这部作品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,拍摄时间历时五年,跨越整个中国。

最终呈现的,是我们这片国土上的各种生灵,川金丝猴、蓝大翅鸫、大熊猫、狼、乌林鸱、扭角羚、华子鱼、大雁、兔狲、赤狐、白头叶猴、麝鹿、沙蟹、溪蟹、鹰嘴龟,乃至不算讨喜的眼镜王蛇。它们在这部片子里纷纷出镜,展现各自生活里的各种细节,觅食、争斗、筑巢、打洞、求偶、保护幼崽、训练幼崽,以及我们无法看到的、富有故事性的情节。

小金丝猴走失后,历尽千辛万苦,重返家族栖息地,找到母亲;兔狲在危机重重的大草原上,为了生存,给自己找了个家;这里诺尔湖的华子鱼洄游,每年春天开湖,它们必须聚集在一起,奔赴淡水河道产卵,跋涉千里,历时二十多天,要在搁浅、水鸟猎食等重重关卡中幸存下来,并且要像鲤鱼跳龙门一样,越过水坝,才能安然抵达,安然产卵。

每个过程,每个细节,都惊心动魄,虽然它们不是人,但我们却无法不将自己代入,那些河流、丛林、瀑布,那些无处不在的捕食者、天敌,那些严寒、酷暑,其实也可以用我们的高楼、公路、网络、办公室、竞争对手,乃至潜藏各处的怪人来替代。知道了动物的生存状态,知道它们跟人类相比,更少自主能力,更少转圜的可能,却依然能泰然地生活下去,并且繁衍生息。对我们来说,就是一种治愈。

这个片子的治愈之处,还不仅如此。约翰·格雷用《稻草狗》和《木偶的灵魂》告诉我们,“进步只是一个神话”“自由只是一个错觉”,而《自然的力量:大地生灵》却用万物生灵的生活告诉我们,生存是一条波状曲线,没有一往无前的前进,也没有不反弹的坠落。如果把观看自然的视线拉得足够远,时间拉得足够长,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。

例如麝鹿在中国大地上的消失和归来。麝鹿是第四纪出现的物种,距今3000年开始,麝鹿的数量迅速减少,一百多年前,麝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。但是,就在1986年,39只麝鹿重返祖先的栖息地,江苏盐城大丰湿地,“这里恰恰是最后一只野生麝鹿消失的地方”,到了2021年,麝鹿的数量已经增加到6119头。与此同步发生的,是野生雪豹、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的“降级”,神秘的布氏鲸鲸繁出现在涠洲岛海域。就是说,曾经让我们焦心如焚的,与自然界的兴衰有关的事物,也有回转的余地,只要我们给自然以休养生息的机会,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。

其实,即便不提这些生灵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教益,单是这些生灵的美,就已经足够治愈了。最让我惊叹的,是蓝大翅鸫的美,它们出没在秦岭,以各种野果为食,尤其喜欢沙棘。冬天,沙棘挂在枝头,半干不干,蓝大翅鸫出动了,它们分工明确,有的瞭望报警,有的负责啄食,就这样挂满枝头,钴蓝色的羽毛,不像是来自自然,而像是化学染料,就那么在阳光下、雪野里莹莹闪亮,突然,担任哨兵的鸟报警了,群鸟飞起,满天都是蓝色的点。瞬间我明白了,中国工笔花鸟画中的那种美,绝不是来自虚构。

当然,还是得回到教益上来,这些美、这些灵动,对中国人来说更为重要,曾经我们粗放地生活,曾经我们为生存涸泽而渔,曾经的我们,对环保和动保都不屑一顾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也可以静下来,慢下来,照顾自己,也照顾自然,去修复自然的灵与美,也可以观看这种灵与美。如果给这种变化一个期限,我希望是一万年。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